



南遊記

南遊記



不準複製

南遊記

一冊定價大洋四角

原著者 孫嘉淦

出版者 文藝小叢書社

發行者 上海棋盤街  
廣益書局

上海福州路

一九三三年三月再版



# 南遊記新序

南遊記，是清初孫嘉淦所作的長篇遊記。他的遊記，獨於東南各省，而文字又做得很好，很可以當文學作品看。

孫嘉淦的生平，見於清朝先正事略，這裏不多說；這裏單說一說遊記在文學作品中的地位。



本來遊記是屬於地理誌的書，不能算是文學。然在中國舊文學作品中，有許多遊記，確是做得很精美，描寫山水風景寫得很好，又不得不算是文學作品中的「附庸」。

描寫風景的文字，始於水經注。不過水經注的文字還沒有獨立成篇，也不稱為遊記。自從柳子厚由水經注擴充發展，而作了許多遊記，於是遊記一體，乃成立了，而





子厚也就以善作遊記著名千古。

這篇南遊記，當然是柳子厚遊記的苗裔，不過他的篇幅比柳子厚的小記要長得多，所以在遊記中也確是一篇名著。

今人多知道徐霞客的遊記是一部名著，却不知道這篇南遊記也有相當的價值。如論考證山川道里，南遊記當然比不上徐霞客遊記；若就文字而論，却比徐霞客遊



記更好。

南遊記向無單行刊本，只見於虞初新志。今這本書是根據光緒時景山書屋的刊本，是孫嘉淦的外曾孫據稿本刊的，可算是惟一的單行本。中間或有和虞初新志異同的地方，當依此本爲正。

胡樸安識  
胡寄塵



# 南游記

游亦多術矣。昔禹乘四載，刊山、通道，以治水；孔子，孟子周流列國，以行其道；太史公覽四海名山大川，以奇其文；他如好大之君，東封、西狩，以蕩心；山人、羽客，窮幽、極遠，以行怪；士人京宦之貧而無事者，投刺四方，以射財；此游之大較也。余皆無當焉。蓋余之少也，澹於名利，而中無所



得，不能自適，每寄情於山水；既登第，授館職，匏繫都門，非所好也。己亥之夏，以母病告假歸省，其秋，遂丁母艱，罔極未報，風木餘悲，加以荆妻溘逝，穉子天殘，不能鼓缶，幾致喪明，學不貞遇，爲境所困，欲復寄蹤山水之間，聊以不永懷而不永傷焉。詩云：「駕言出遊，以寫我憂。」此之謂也。

庚子秋，東裝策蹇，東抵晉陽。繫舟石室之山，懸甕難老之泉，柳溪汾普之水，圓通白雲之觀，浮沈其中者累月。





東出故關，道井陘，過真定，歷清苑，觀背水於獲鹿，食麥飯於滹沱，望恆岳於曲陽，訪金臺於易水，仰伊、祁於慶都，思軒轅於涿郡。已而北走軍都，臨居庸，登天壽，東浴湯泉，遂至漁陽，上崆峒，下玉田，涉盧龍，懷孤竹，浮沈其中者又累月。家世塞北，今到遼西，三過風景，約略相同。時值冬暮，層冰峨峨，飛雪千里，叢林如束，陰風怒號，不自知其悲從中來也。



因而決計南行。返都中，治裝適吾友李子景蓮，不得志於禮闈，遂與之偕。

辛丑二月二十四日出都，此則吾南游之始也。都中攘攘，緇塵如霧；出春明門，覺日白而天青。

過盧溝橋，至琉璃河。盧溝者，桑乾也；琉璃河者，聖水也。南有昭烈故居，又有酈道元宅，注水經之所也。南至白溝，昔宋、遼分界之處。



南至雄縣。有湖，一望烟水瀾漫，極浦桅帆，雲中隱現，亦河北巨觀也。

過任邱。有顓頊氏之故城。

南至於河間。九河故道，漫滅不辨。滹沱、易、清、衡、漳、滌、衛、高、交、淇、濡，皆經其境以入海。府南日獻縣，昔河間獻王之都。

南出阜城，至景州。景州，古條地，周亞夫封於此。有董



家里，仲舒下帷之所也。

東至德州，入山東境，州城臨運河，船桅如麻。

南至平原，昔博徒賣漿，毛公、薛公，以及東方生、管公、明皆奇士；今得毋有存焉者乎！平原君廟內，有顏魯公碑，惜忽忽過，未見也。

東南至齊河。自涿州背西山而南，七日走九百里，極目平曠，至齊河始見山。齊河水清，抱縣城如碧玉環，石橋



跨之，兩岸桃柳，新綠嫣紅，臨水映發。爲徘徊橋上者移時。  
南四十里曰開山。遂入山。途中矯首欲望東嶽，而適  
微雨，雲山歷亂，時於雲外見高峯，以爲是矣。曾不數里，又  
有高者。午後，見一峯甚高，怪石突起，煙嵐擁護，謂必是矣。  
已而川勢東開，山形北轉，遠而望之，更有高者。蓋余從秦  
山之北來，午前見背，午後見臂；至秦安州，始當其面，而又  
值雲封，故終日望而未之見也。



次早，欲上；土人云：「不可。山頂有娘娘廟，領官票而後得入。票銀人二錢，曰香稅。」夫東嶽自有神，所謂娘娘者，始於何代，功德何等，愚民引夫婦奔走求福，爲民上者，既不能禁，又因以爲利，不得已，亦領票得票，欲上；土人又云：「不可。山之高四十里，窮日乃至其巔；茲向午，已遲。且天陰，下晴，上猶陰；下陰，上必雨。雨濕，風冷，請以異日。」

因而觀城中之廟。廟去城之南門二百步許，而以北





城爲後垣。一城之中，廟居大半焉。階墀多古柏，云漢武東封時所植。東墀有碑，其文曰：「磅礴東海之西，中國之東，參穹靈秀，生同天地，形勢巍然。古者帝王登之，觀滄海，察地利，以安民生，祝曰泰山，於敬則致，於禮則宜。自唐加神之封號，歷代相沿，至今。曩者元君失馭，海內鼎沸，生民塗炭；予起布衣，門承天后土之命，百神陰祐，削平暴亂，正位稱職，奉天地，享鬼神，以依時，統一人民，法當式古。今寰宇



既清，特修祀儀，因神有歷代之封號，予起寒微，畏不敢效，蓋神與穹同始，靈鎮一方，其來不知歲月幾何，神之所以靈，人莫能測，其職受命於上天，后土爲人君者，何敢與焉。懼不敢加號，特以東嶽之神名其名，依時祭神，惟神鑒之。洪武三年六月二十日。」可請辭嚴義正矣。

廟中望山頂，如屏風中掛白練，問之人曰：「南天門也。」因與景蓮約，起二更，奮力急趨，雞鳴至其巔，可觀滄



海日出也。如約起，遙見火光明滅，高與星亂；至，則皆貧民男女數千，宿止道旁，然炬以丐錢。教養失而民鮮恥，可慨已！山足日紅門，紅門以後，路皆石階，時聞階旁潺潺有水聲。四更，至迴馬嶺，階級愈峻，如行壁上。雞鳴，至玉皇廟，謂至頂矣，導者笑曰：「甫半耳！」因少憩，黎明，緣澗水，度石橋，見兩峯對立，中有瀑布，時宿雨初晴，朝光澄澈，山嵐護石，松翠浮空，瀑流飛響，清心韻耳。磴道從西峯上，有碑，題